



老人家膠細人（海陸腔）

擔心容易誤事，心急容易弄巧成拙。有个人底頭路不順个時候往往急於投入下一個頭路，恁樣一來不但無法得到身心个釋放也無法獲得效果，反而使自身落入一個不斷循環个恐懼裡。頭擺个係曾經過，今日變多慢慢應對了，未來个事就像陽光下个花朵隨時會綻放也會枯萎。

在公園裡三三兩兩散步个老人家膠細人，微風吹著老人迷濛昏睡个眼睛，細人佇地泥項追逐玩球，天上个白雲引導著个視線往另一處烏雲靠近。強烈个光照在玻璃項反射一個影子，阿春嬸從屋外拿著小椅凳行入屋裡，瘦弱个身子分陽光拉个更修長，面上沒有表情个往屋內走，「阿婆。」一個細俖仔坐在地上个玩具堆裡，眼汪汪个看著同叫著阿春嬸，阿春嬸放下椅凳坐了下來，「伊在該麼个？」「係撿阿爸買分个車。」細俖仔係阿春嬸个孫子—小立，阿春嬸个兒媳離開鄉下个老家到城市裡工作且定居下來，細人留在老屋陪著阿春嬸，如同現代都市人个生活久久才想到老人家探望老人家个小立个爺哀，追逐著都市霓虹燈个生活使小立个爺哀同小立彼此有了隔閡，也使小立學會了都市叢林个遊戲規則，也懷念起過去小時候同阿婆共下生活个日子，恁樣个事件發生於小立小學三年級。

物質个慾望也許比親情更有魅力，同時也失去珍貴个東西。小立幼稚園起便是城市膠莊下兩邊走个細人，都市个童年過了幼稚園以後便不再有，鄉下个童年可以持續到小學三年級。小立个爺哀從幼稚園開始就心算、數學、英文、電腦不斷地輸給小立，在補習班業者个「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个謬論，不只係小立个爺哀，其他幼稚園小孩个爺哀也共樣中毒過深，孩子們太過揠苗助長所得到的效果是顛倒个，做爺哀个都毋記得自家識係細人个心理，所謂个換了角色換了腦袋，難怪這下个親子間个相處，除了摩擦膠衝突以外就係「不解」。小立背著幼稚園个小包包牽著阿婆个手說：「阿婆麼个時帶係轉莊下去？」「等伊放奈。」「喔，當久哩。」「你愛讀書啊。」「轉莊下做得讀啊？」小立个話讓阿春嬸恹恹無講話，小立講个無母著莊下也做得讀書，只係小立个爺哀又仰般知小立想轉莊下係心情哩。

關上最尾个一盞燈，小立在阿婆个哄睡之下漸漸睡忒了，小立个父母正拖著腳步行入家門，阿春嬸知道係恩子媳轉屋咧，自己也躺在孫子小立个旁邊望著天花板，似乎心事重重个若有所思，小立睡得很熟，小立个爺哀也無踏進房間問候小孩和老人家，靜悄悄地度過了一夜一直到東方露白，這自家人正有个彼此个對談又匆匆話別了，一日復一日个對談，一日復一日个生活方式，看得見升起个日頭卻看不見落下个日頭，小立嚷著愛轉莊下，不得已才向幼稚園告假一個月，由阿婆帶回莊下，小立个表情出現許久無看見个笑容。

失去个日頭花底烏雲背後露了臉。阿婆帶小立轉來莊下看到小立當歡喜，頭擺个細人伴全部讀幼稚園仔，小立和同伴到幼稚園去搞，莊下个幼稚園實在係毋共樣，毋會關塞塞無地方奈，泥沙、樓梯爬上爬下，追來追去，汗流脈落歸身烏疏疏，小立總係奈到肚子餓餓正轉屋下看到阿婆煮个飯大口大口像用吞係，阿春嬭看到唸兩句：「莫吃恁大口，會哽到。」「毋會啦！」小立正講忒就嗝了兩聲，「你看正講忒就打嗝，食慢兜。」阿春嬭邊說邊倒茶給小立又忍不住夾些菜到小立个碗中，祖孫兩人相看之後笑了起來。

小立轉到莊下幾乎毋記得都市上个課，英文、電腦、算盤毋記得，小立个父母在一次假日轉來莊下看到小立同莊下个小朋友在外埔奈，擔心伊个功課退淨淨，小立个爺哀當日就帶小立轉到都市，小立目汁流流不肯走，無法度到尾分小立个爺哀帶走咧。

負責比擔當來得恰當。小立自從離開鄉下，重新回到都市生活，在幼稚園个時候當多小朋友玩个遊戲小立都不可以搞，逐日跔等保母上課，小立有時候很沉默，幾乎自閉了，不肯接觸小朋友个遊戲中，小立个爺哀以為是上忒多課程忒累，所以在放奈日就帶著伊到郊外行行或是公園散步，接觸大自然，麼儕知小立仍然膠自己關起來，直到上小學个時候小立害怕上學而逃家，一個人在住家附近个小公園躲起來，小立个爺哀才又擔心又害怕這孩子仰般了，和學校老師溝通之後請老師多注意小立个行為，面對小立个行為學校也尋來了心理醫師同小立作輔導，就係沒什麼效果。小立个爺哀叮嚀保母要隨時注意小立作毋得出差錯，跟前跟後都有保母个小立覺得很煩於是就想辦法脫離保母的跟蹤，小立告訴保母說：「等一下，偃阿婆會來，你去市場買菜給阿婆吃。」保母半信半疑想問，小立又說了：「剛才電話是阿婆打來的。」確實係有電話打落屋下來，毋過係小立个爺哀打个毋係阿婆，保母想毋會差个就下樓去買菜了，此時小立進了房間拿出自家个隨身背包放進了衣服、玩具就背起來了離開了家，小立一路上走行等、行等肚子餓了用少許零用錢買了麵包來食，小立和路旁个叔叔阿姨騙說自己和爸爸媽媽分開了要去找爸爸，於是路旁叔叔就載著小立到車站，小立遠遠落去車站也請人幫忙買車票回莊下去了，小立拿著電話號碼請阿姨打電話，電話無人接，阿婆無佇屋下，就恁樣地小立坐上了車離家了。

保母回家後發現小立不在家，就遠遠打電話給小立个爺哀，聽到哩這消息个小立个爺哀一時之間無法接受也驚慟，心裡直嚷著：仰會恁樣？打電話到處尋，學校、住家附近能尋个全無放過，報警吧！小立爺哀無奈个決定，小立仰會突然失蹤，根據保母講个小立講到阿婆，小立个爸爸就打電話分阿婆，阿婆講沒看到小立，小立才小學三年級，一個人仰會可能從都市坐車到鄉下，阿婆知道小立失蹤个消息也很難過，這個孫子是伊從小帶大个個性也了解，一定是不習慣都市个生活又無辦法離開才偷走，小立在車上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也沒下車也肯定係小立坐過站了，跔等路脣个阿姨問路，小立開始哭了，阿婆、阿婆个喊伊，阿姨送小立到警察局，警察叔叔問小立住在哪位？小立說了阿婆住个地方不過不知地址，警局根據阿婆个名字找到阿婆住个地方，帶著小立去找阿婆，阿婆看見小立歡喜个叫咧，阿婆摺警察先生孩子係離家出走个，小立轉到阿婆家一反在小立爺哀屋下沉默自閉，奈到當歡喜，阿婆愛打電話分俵仔，小立講假使爺哀來佢就離開，阿婆仰會佇暗晡夜打電話分俵仔。

都無法預料个結局。小立个爺哀得到警察局通知，小立已經回到阿婆家，火速奔回老家，企在老屋門口个小立个爺哀，看到小立和同伴玩得正開心同過去在學校完全不一樣，小立看到爸爸和媽媽就逃跑，同伴只留下一個人其他跟著跑了，這個同伴說：「你要帶小立回去，他不回去的，他要留在這裡陪阿婆。」小立个爺哀無奈，最後阿婆个俵仔拿出一筆安家費分阿婆說係分小立讀書用个，以後逐個月會寄錢回家，看到小立在莊下玩得開心，根本不需要心理醫生，小立个爺哀才放心个將小立留在莊下也無奈自家个細人竟然毋跔等爺哀。

摺大多數个爺哀共樣，無閒直掣工作及應酬無孩子在身邊夜夜歡樂夜夜歸。小立早已忘記了爸媽个存在了，只知道每次需要錢个時候就會在銀行戶頭多了一筆錢，久而久之同學也習慣小立花錢了，阿婆對佢个寵愛基於爺哀个疏離漸漸地成了校園小霸王。翹課、辱罵老師、恐嚇同學樣樣都來，訓導處已經管不住伊了，索性休學在家，說是休學不如說是退學，從此附近个警察局更是熟識个像自家个屋，雖然小立外頭混吃混喝个逞兇，回到家對阿婆來講蕝蠻有孝，有好食个一定會買分阿婆食，看到鄰舍眼裡小立確實當有順个孩子，只是少了爺哀个陪伴才會野到被學校退學。斜光照射个街道充滿著夕陽个餘輝，在網咖个世界裡小立找到了自我个滿足與安慰，真情安慰个網友一句又一句个問候，使得所有人都說這只是虛擬个感情，這虛擬个感情是有些假卻讓小立在真實个生活中享受應有个一切，踩著沉重的腳步拖著長長个步伐，小立回到家看見阿婆在椅子頂睡忒咧，一時間鼻酸个想哭，讓他回想起從小跟著阿婆生活，這下大咧卻讓阿婆擔心，他有點歉疚，小心翼翼地走到阿婆身旁坐了下來，想牽著阿婆个手弄醒了阿婆，阿婆睜開眼：「轉來了啊？」「係啊。」「食飽盲。」「食咧。」小立拍著阿婆个手接著講：「落去房間睡目啦！在這睡會冷著。」小立扶著阿婆企起來看著阿婆行落房間，有點背佢个身子更憔悴了，小立甩了頭，吐了一口氣，心中喃喃念著：「阿婆，壞勢。」屋外个光影隱隱透露出小立無分人知个心事。

悔恨只在一念之間。隨著街頭混吃混喝个小立因為阿婆个苦心哀求軟了心，學校肯定回不去了，小立選擇工作，海報个發送員既輕鬆又簡單，有一回在一家商店門口發廣告單時小立發現以前个同學叫小奎，神色緊張个小奎見到小立增加不安，問當多擺之下小立正知原來小奎佇該走債。小奎在學校裡搞起網路拍賣會，因為買方並沒有拿到物品而被對方控告詐欺，看見小立頂著烈陽在發傳單，小奎很想幫忙但又怕被發現，小立機靈地對他說：「網路上又沒見到你本人又怕什麼，除非你貼照片上去了。」「喔，也對，有什麼好驚个。」小立輕鬆嘆一口氣，於是兩儕就企在路脣對著路人散發廣告宣傳單，其實小立佇學校無麼个做得談心肝話个朋友，小奎算是其中一個。

糊塗个心思使得青春像流水。小奎有了網拍經驗之後特別小心進行網路交易，麼人也毋想到小奎一時个糊塗貪心分原旦个網拍交易變成个詐騙交易，從誇大吹噓个交易中使小奎越陷越深，等錢騙到了手就立刻閃人，幾乎也換了無共樣个網路帳號摺名字，小奎眼見大魚肥滋滋想跟小立分享，小立不願淌這個交易，因小立有阿婆愛照顧毋想分阿婆擔心，小奎眼見小立無法加入也就放棄了，小奎个網路交易已經受到警方監控了，在不打擾个情況下警方繼續讓小奎做生意以利有效證供，小立多次告訴小奎見好就收不要在沉迷下去會搞火自焚个，小奎毋摺佢个話聽落去。

日頭花也分霓虹燈取代。小立摺阿婆吃過飯看電視時發現了小奎因為誤與警察做網路交易騙取金錢而遭逮捕，掩著臉个小奎透露出一股憤世嫉俗个眼神，小立看著這一幕不時搖頭，想起自己平時愛逞強，耍派頭个個性真要玩弄世人還真需要勇氣。盯著電視上小奎个一舉一動都掠過他个腦海，起身關掉電視扶著阿婆回房个小立心肝肚就像企在門外个路燈講著只有風才知个心事。

阿婆屋下附近个土地因為政府土地都市計劃起價囉價錢吸引了不少有錢个建商下鄉訪問，當然小立个爺哀也因此回老屋特別勤快。仰做得希望堵老人家个手裡分到一些土地價值吧，小立个爺哀藉由小立說服阿婆賣忒土地到都市同佢兜共下戴，可是阿婆生活大半輩子突然要離開還真有點殘忍，留下祖屋分阿婆戴。小立个爺哀把小立祖孫兩儕接回都市，偃又看到阿婆一個人彎著背佢个身子坐在路脣，無朋友，無人講話，小立个爺哀依然過著都市个生活。

撈大多數老人共樣過著孤單寂寞个日子，阿婆想回莊下，又因為田地已經變賣了，想起兒媳拿了錢就不管老人家，有點心酸个想到會叫，小立陪著阿婆回莊下去，此時小立也學會了做麵包个功夫，於是在莊下麵包店裡幫忙除了為自己賺生活費也畜阿婆，小立最不能諒解自己个爸爸媽媽騙阿婆把田地賣了，續麼个也無留分老人家，平靜个日子就這樣過了二年，小立个爺哀突然出現在老家，看著一付狼狽个模樣，一定是出了事，小立從麵包店下班回家看見自己个爸媽，無喜悅只有憎恨，小立个媽媽向小立靠近，當小立進了家門隨及兩人進了門看見阿婆低頭有點淚光，「阿婆，麼个事？」小立落門就問，阿婆看著小立又看著小立个爺哀，原來小立个爺哀因作生意失敗賠當多錢，想轉屋拿阿婆當初賣土地个另一半錢，這些錢係阿婆同小立个保命錢，小立个爺哀又想拿老屋抵押給銀行貸些錢還債，而小立个爺哀在都市个家早就毋係自家个，隨時會被銀行收回去。

心軟个阿婆容易被騙所以小立就把阿婆重要个東西藏起來毋讓爺哀尋到，三天兩頭往莊下走著勤快个小立个爺哀最尾還是無如願，因為小立个不諒解撈毋原諒父母个行為，尋來了村長幫忙，村里个人一句又一句个嘲諷使小立父母知難而退。小立終於保住阿婆唯一依靠个生活，小立个父母不會就此罷休个，有更殘忍个逆倫事件發生。

處心積慮想要奪得財產的小立个爺哀竟然派人綁架自家个細人，阿婆一日毋看到小立，心急如焚，找村長、鄰居、小立个老闆共商大計，村長說：「對方要錢，阿婆傾家蕩產救孫子。」村民們搖頭个搖頭，辱罵个辱罵，有人講：「會不會係小立自家个父母綁架个。」前幾日有轉來愛拿錢愛毋到做了傻事，報警察啦？眾人議論紛紛終無一個結論。小立當鬼靈精趁著歹徒毋注意掙脫走忒咧，在逃跑个同時聽見了歹徒个對話發現原來幕後唆使歹徒綁走佢个竟然係自家个爸媽，小立心痛又憎恨為麼个會這樣？心肝想到難道爸媽眼中只有錢就無自家撈阿婆嗎？當歹徒外出買餐个，同時小立就破窗而逃，逃、逃、逃，逃得他心裡恨不得親手殺死自己个爺哀，恨不得自己不係伊等个小孩，累咧，倦咧，小立醒來个時候，看到阿婆在眼前，阿婆問佢係麼人綁走个？小立當想講可是一股勁抱住阿婆猛力个哭了起來，也許哭係小立最好个回答撈發洩。

遠離傷痛最好个方法係毋去回想。小立徹底毋記得自家還有爸媽，今生只撈阿婆共下過生活，阿婆賣了房子和小立搬家了，搬到無人做得尋到佢兜个地方，鄰居也無人知這對祖孫究竟搬去哪？茫茫人海留下難以解開个謎，阿婆還健康嗎？小立繼續升學也係工作？

「當像愛落水咧。」一個聲音傳進了耳空，突然斗大顆顆晶瑩个水珠落下來。在公園閒逛个人變少咧，強打午後昏睡个精神站起來淋著水珠回家，經過十字路口看見一個老阿婆牽著一個大約七八歲个細俖仔堵該片過馬路，寅時想到午後夢醒个該個故事。

創作理念

其自身深愛文學，又身為客家子弟，在經過多年个文學創作之後，深深覺得用自己熟悉个語言創作更能表達心中所想个意念，於是在佢个第一本書：火化天使，幾篇用客語寫作个文章，也獲得周遭朋友个垂愛，幾番思量之後，決定除了用我个共通語言（華語）來創作之外，同時也能用佢最熟悉个語言（母語）來創作，正開始个陌生，到這下有漸入佳境个情況，感謝行政院客家委會个幫助及客家電視臺个努力，分佢我尋轉失去當久个語言。佢會更努力个創作，用佢愛好个文學去創作更美好个文章，在寫下這一篇時佢得到一個好消息，佢拿到了客委會客語中級个認證資格，為此佢更有自信用自家个語言創作。感謝！！感謝！

張秋鳳

